

一起來移山

陳伯義

攝影師

從2010年開始，檔案型攝影計畫〈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〉已經執行了五年，其源自於姚瑞中對廢墟的踏查，意外引起對公共建築閒置設施的關注。此計畫有兩個層面的意義，第一個是從教育的體制發動學生進行調查，透過攝影的訪視與見證，使藝術勞動與社會參與產生連結；其次是將調查的成果施予公部門，對政府施政製造壓力，進而將這些公共閒置設施進行列管，並制定舉報與活化措施。以往政府都是透過攝影的見證本質，執行其管理人民各項法治上的規範，例如：交通違規、環境破壞、治安防治與公共安全等等。然而在〈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〉計畫中，卻形成反向監督的效應，衝擊政府在施政上對公共設施的管理，落實了教育、藝術與社會的相互作用，可是我卻對這個攝影計畫有其他的想像與思考。對計畫而言，個體的藝術觀點與其轉化是否可被呈現，以及對於公民社會參與的可行性，如何延伸既有的攝影檔案，再進行新的藝術生產，並擴大公民參與在這計畫中的想像。

〈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〉計畫至今累積超過五百筆以上的案例資料，主要是建築體及其設施的影像內容，另外還有相關背景資料，包括地址、主管機關、管理單位、建造日期與建造經費，並搭配調查者的踏勘敘述。這些資料具體呈現政府的管理缺漏，反映了設施的營運難度遠超過興建設施的事實，透過這些資料給出事證，並對政府產生管理上的驅動。然而除此之外，是否可以透過這些資料產生外延的效應？例如在興建新設施方面，做出更多元的評估與規劃，才是此計畫的影像資料作為檔案研究的積極態度。

筆者認為，雖然這是藝術計畫，但也有探查社會的功能，因此可以與其他領域的朋友一起執行，例如用工作坊的方式，加入國土規劃（城鄉規劃、建築、土木、

地質、交通、政策管理……）以及社會科學（地理、環境美化、人類學、社會學、藝術史、法律……）等多元專長的人們，一起進行每一年計畫施作前的準備工作，同時開放同學在其選擇調查對象上的創作實驗性，建檔的繁雜工作則可以交給其他領域專長的人，使同學可以專注在其藝術創作上。各領域所需的影像訊息，也可以在事前的跨領域工作坊來建立其背景訊息的判斷，例如：地景、資材、建築語彙、土木結構、地質條件、社區人文與生態環境等等，在完成影像檔案後，直接移交給其他領域的志工，根據訊息內容加以編碼，則這些影像除了可以是同學們的個人創作外，更可以透過編碼的統計分析，提供給其他領域的人研究。現有的呈現方式均是黑白影像，依據姚瑞中的說法是為了要讓計畫整體有共同的調性，這的確是作為計畫主持人的難處，一方面要兼顧整體美學，另一方面又要反映作為證據的影像文本。然而，若對照法國在2011年發動的液態法國地景攝影計畫，參與計畫的攝影師雖然不是素人，但是，透過與策展人反覆的對話，來確認其影像觀點，其多元的影像價值正映射了如同1930年美國農業安全管理局，或是1985年法國國土規劃局所策動的影像計畫中由上而下的單一影像觀點。作為藝術家一定是尊重多元觀點且捍衛其自由意識，作為計畫主持人（及出資者）則必須提出清晰的觀點以及流暢的內容，使得此計畫在面對與公部門的對話時，必須選擇後者，這是計畫本身的命定。

若從原始的影像檔案著手，也許未必如此，因為原始影像有八成是彩色影像，如果透過檔案開放的平台，公開其影像，找尋不同背景的人來進行影像編輯，相信會有異於「海市蜃樓」主體的觀點。檔案的公開並不是全無挑選地丟出來，其中還是必須重新審視，透過不同背景的人來深入觀看每件作品，並且給予標示其有意義的訊息後，才能加以分類整理，再公開讓大眾閱讀。影像檔案有許多層次的意義，每個人皆有不同的挑選目的，因此開放檔案才能促發下一個階段的生產，無論是藝術或是社會科學方面，一定是先有檔案開放，才會有繼起之研究與創作，讓這些影像產生各種可能的連結。

撰寫《海市蜃樓V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的專文時，我就在想，這個計畫千萬不能停，然而當我得知這有可能是最後一本時，真有種深深的無力感。正因為這是觀察政府公共建設的影像計畫，所以不可能向公部門申請任何補助，這五年來，姚瑞中賣自己的畫來實現他對攝影的熱愛，並透過藝術來回應台灣社會，同時也培養出一批批具有思辨能力的藝術新秀，無論如何我都要好好地寫這篇專文來回應他的執著與用心。有時候獨自一人打拚，很容易會被孤單感壓垮了遠大的理想，如果這個計畫可以繼續下去，相信還是會有一群愚公跟著姚杯杯一起移山的，讓我們繼續下去！